**圆桌派第三季第1集 人设：粉丝时代 人设属于谁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马家辉、蒋方舟**

窦文涛：咱们几个在一块这可以胡说了。

马家辉：没办法不胡说，没办法正经。

窦文涛：胡说什么呢，我跟你说从我的一个，对这个时光的感受说起，我半辈子搞新闻工作，我已经习惯了关心每天的新闻，就是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年度新闻，因为你会发现，你比如说像这个娱乐圈，你把它这个咣咣咣咣咣，它把每天的事加起来。

其实呢，一年感觉就一个主题，比如说他们这个小编跟我讲，说去年的这个年度新闻，能排一号的叫什么？咱们今天可以聊聊是吧？这几位这设定都挺吓人的，对吧？叫人设崩塌之年。

你比如说我给你说说具体的，比如说有些呢，说是这个演模范丈夫的，最后发现怎么出轨了，对吧？有些演暖男的，最后发现怎么变成什么恶男了，渣男了，还有些什么来着？装的太多了。他们说现在这个人设，方舟，你是作家，应该知道什么叫人设？

蒋方舟：我对人设最早的这个理解是从那个AKB48，我觉得她是最明显的。

窦文涛：冲锋枪吗？

蒋方舟：我知道AK47。

马家辉：减1,48减1。

蒋方舟：就是日本的这个偶像团体。

窦文涛：48个少女。

蒋方舟：对，48个少女，AKB48。

马家辉：迷你裙，那个迷你裙。

蒋方舟：当时这个秋元康去培养她们，就是给她们设立的人设，就是和宅男一起成长的普通女孩，就是从很小时候，少女的时候。

马未都：听着这个很啰嗦再说一遍。

蒋方舟：就是和宅男一起成长的普通女孩，一起打拼，一起奋斗。然后她们是不能谈恋爱的，就是因为她们要给这个。

马未都：给宅男希望。

蒋方舟：给宅男希望，然后但是呢，她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毕业。

然后毕业之后她就相当于从这个人设就解脱了，你就爱干嘛，爱下海你就会下海，然后你爱当演员当演员。

但是中国他没有一个，这个偶像明星他没有一个像这个毕业的机制，就是它不会说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毕业了，所以他的人设最后就是两种方式，要么就不哄了，就被人遗忘了，要么就崩塌了，就是崩塌就是你的毕业方式，所以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人设的。

窦文涛：那你的意思是，咱们现在娱乐圈好多腕儿都毕业了，是吗。去年毕业，毕业季，毕业年。

马家辉：你不能用毕业的概念，假如按照方舟这样的逻辑，就是说被赶出校了，假如你人设设置。

马未都：肄业，赶出学校很难听，肄业，毕业，反正就是离开学校了。

马家辉：那就厚道了，可是我们搞教育的就是说那踢出校了，假如崩溃的话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个，她讲的这个让我想起我在日本看过一种，日本有很多种那种歌舞伎的表演，咱们才知道，就是她们的那种粉丝的这个现象，跟咱们这习惯见的真不太一样。

我看见的就是她也不一定多出名，比如说就这么一个跳舞的，在一个地方表演，我一看在那儿坐着的很多人，很多都是马爷这岁数，白头发老头，一人胸前挂一个相机。

马未都：跟我这岁数不一定都是老头儿。

马家辉：你不要这样说马爷，我跟你过不去。

窦文涛：马爷不高兴了，年轻人，马爷的人设还没放在老头儿，马爷放在老顽童。

蒋方舟：禁欲系老顽童。

马未都：禁欲系。

窦文涛：她刚才说了，我问她就是说现在禁欲系的人设，然后呢方舟一看。

蒋方舟：就是他问我有什么人设流行，我说去年这个“老干部”这个流行，然后禁欲系流行，对，马爷就是很典型的禁欲系的这个。

窦文涛：说高领毛衣是禁欲系的特征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这个看起来跟颜色有关吗？

蒋方舟：不是，就是看起来没有欲望，然后看起来就是这个女的要生扑，你还抵死不从的那种，就是禁欲系。

马未都：我这个衣服穿错了，衣服穿错了。

马家辉：那马爷，我是跟你一样。

马未都：应该穿V领，你那是黑道。

窦文涛：那你要这么说，你们俩这人设，今天我就让你们崩塌。

马家辉：不是，刚说那个看起来高领是说没有欲望。

蒋方舟：就是看起来很保护自己。

马家辉：我看过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一种勾引，好像等那个你来把我的领子翻下来吧。

蒋方舟：对对对，。

马家辉：随时给你翻，我们翻一下子。

窦文涛：你说的有道理，这就有意思吧，你知道他的很多这种角色扮演，现在还有一种人设叫总攻，总攻就是攻击性的，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女明星其实是挺柔弱的，但是她喜欢办一个什么样，动不动就把一个霸道总裁，像家辉这样穿着高领毛衣，禁欲系的美男咣一下摁在墙上叫壁咚，壁咚、强吻、强抱。它好像这也，他有很多人觉得她的人设就是这种略带攻击性的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窦文涛：就有点攻的这种，而且比如说女的还有一种，就是女汉子，这咱们比较多见，甚至还有一种，马爷你都没想到，就是说其实是怎么样让粉丝们觉得你可爱，你看刚才这个方舟讲的，就和宅男共同成长的普通女生。

现在这个人设，我觉得已经精微到什么程度，你那个高高在上，你也不见得能讨好人，比如说很多女生她看到比如说，明明一个很瘦的女明星，她偏偏要在抛出来的很多照片和视频里，表现她大吃盒饭就怎么吃都不胖，那意思你看我跟普通女孩子一样，我没有故意饿着自己，我就怎么吃都不胖。

蒋方舟：这个我就是特别，我去年看了一个说有一个女明星叫迪丽热巴，然后她就很漂亮，很瘦，但她的给粉丝给她，粉丝给她起的这个昵称是胖迪。

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说为什么叫胖迪，我后来就看了她这个经纪公司的一个访谈，就是说因为她太漂亮了，她是新疆的这个女生，非常非常美艳，一般的女生就会觉得太美艳了，就是衬得我们猪狗不如。

你知道就是班里原来会有那种漂亮到有很强的攻击性，然后她经纪公司就为了拉近和普通女生的距离，然后就有了一个这个叫做是个吃货的人设，就她跟我们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设很有意思。

就是说我原来看了一个新闻，新闻网新闻的app ，它的那个slogan 是：你关心的就是头条。那我觉得人设这件事也变成说，你喜欢的就是人设，它不是变成一个供应端的事情，它变成一个需求端，你需要什么样的人设，我给你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人设，它其实变成这么一种生态。

窦文涛：现在是需求端的改革也要跟上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它首先可是里面操作很复杂的，像讲到日本，我们说什么人设，我老讲不到这个字，就是形象包装，就是说假如用商业用语来说，行销上面叫定位，因为假如说像那个什么AK47那种。

蒋方舟：48，AKB。

马家辉；47+1，,AKB47加1 ，然后同类型也很多，它还要说满足消费者以外，跟你同类型的人，禁欲系的男人不仅马爷，我也是。

马未都：我不是。

马家辉：我要怎么样跟马爷那个。

窦文涛：马爷是纵欲系的吗？

马未都：那也不是，就是你不能给我向公众传达这么坚定的一个错误信息，容易崩。

马家辉：那他封了他的财，挡人财路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马爷您理解人设了吗？你觉得你行走江湖，你在这个社会里，你有人设吗？

马未都：我没有。

窦文涛：你人设博物馆馆长。

马未都：那没有，人设是这样。

蒋方舟：猫控。

马未都：这个不是近些年才有的一个词汇吗？

窦文涛：据说是从日本的漫画和动漫，最早指的是你要塑造一个人物，就是对他有一些设定。

马未都：人物的设形象设计，对，那就是说一个人物的形象设计，包括性格的设计，那最初都是这样。你比如说我们当年去做那个编辑部的故事，每一个出场的主角，这编辑部里所有人他都有性格设计，他除了外形设计，还有性格设计。

外形设计一开始就是你的年龄，你比如主编，他一定是岁数大，因为公众对那个时代，对社会的所有的认知是相同的，你不可能找一个年轻人当主编，今天是可能的。

窦文涛：今天是霸道总裁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窦文涛：小帅哥当总裁。

马未都：那个时候是不可以的，所以他这种设定是包括了一个外观的，然后就是性格，你这个人是个什么性格？这个性格是不是跟那个人的性格是容易冲突，或者不容易冲突。那你要设计好了，你才可能去写这个本子，这就是人设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人戏不分了，就是戏里的跑到戏外，对，你知道像霸王别姬的那个张国荣，那个时候叫人不疯魔不成活，他指的就还是一种本性，一种性格上的东西。

但是现在叫工业，叫商业，慢慢的就变成，我真觉得这玩意有利于艺术发展吗？你比如说一个人，假如说他演一个禁欲系的一个帅哥，或者是高冷范儿的。

于是呢，你知道吗？他在戏里塑造这个角色成功之后，一方面就批量生产，大量的戏都找他演同一类角色，慢慢地，他自己也顺拐，他在生活里也永远高领毛衣，永远这样出现，是吧？

跟粉丝可能不苟言笑，永远是这个形象。但是，于是找他做广告的这一类型的吻合这种调调的商品，他一下他的经纪公司就把他设定为这么一个路线，这里边就牵连到了一大批钱，一大个产业。

也就是说您从戏里到戏外演一人，这事它不是个性格问题了。

马未都：是风格，风格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它是个利益问题了，它是个产业问题了。很多人靠你这演来吃饭呢。

马未都：对啊，它就是把这个所谓的人设，把这个人的风格变成了的一个可以置换金钱的一个筹码。

窦文涛：这玩意您就得演下去。

马未都：对，你就不敢动了，因为你动了以后，你后面牵扯的利益太大。

蒋方舟：但我觉得这个对人性的磨损还是挺大的，就是说其实像原来我们。

马未都：太大了。

蒋方舟：对，原来我们有这个，比如说工作人物，他有A面和B面，这是一个潜规则。比如说他A面是他展现出来的公众形象，那八卦、这个娱乐媒体、狗仔队拍的是他的B面，是他私生活的一面，这好像大家都默许了。

冰山上和冰山下，但现在这种经纪公司和这种利益，他就把这个冰山下的一面，他也翻到冰山上，就捆绑成了一个就用一种职业化的把它非职业的也包装在一起。所以你看这个像鹿晗谈恋爱，大家不是骂他说你没有个人道德，是骂你没有职业道德，对吧，你就没有职业道德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事怎么说。

蒋方舟：所以它这个对人性，但是人不是一个角色，人不是一个平面的，你不能你所有的形象都被你的公共形象所统治。

马未都：我插一句。

蒋方舟：真的好可怕。

马未都：就是说鹿晗没有职业道德，是怎么就没有职业，他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，什么晓彤。

窦文涛：关晓彤。

马未都：关晓彤，他跟关晓彤谈恋爱，跟他职业道德有什么冲突。

蒋方舟：这个其实就跟为什么AKB48她不能谈恋爱，就是因为你是给这个宅男以幻想的，然后你是这个，然后觉得你是很纯情的。

马未都：那就是说鹿晗不该谈恋爱，是吗？

蒋方舟：对，因为你是个偶像，你应该不只是给我们什么看你的作品，你整个的这个人是为了我们服务的。

马未都：为了我们情感愉悦。

蒋方舟：对，所以你没有职业道德。

马家辉：还是从市场的角度就清楚了，那是一种消费的期待，我把这个人作为一个商品推出来，你消费他，不仅消费他的细，不仅消费他的歌，消费他代表的价值观。

他可能是暖男，可能是禁欲，可能是好父亲，好好太太什么，然后他给你一个期待，消费者可能也知道他是假，消费者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的，可能也知道这样包装什么，可是他们也不care，他们不介意，他们好有这个东西我来消费他。

然后突然方舟所说的，没有职业道德说，你让我这个消费落空了，很多了，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，比方说日常生活我们都有人设，你在小孩面前是个尽责任的父亲。

我听过一些朋友，他自己可能有其他的私生活的安排，然后夫妻之间矛盾，然后太太的最后讲了一句话，我不管你，可是你在我小孩面前，你要是一个尽责任的父亲，这个就是。

窦文涛：这就是生活里的人设，所以说这种现象它本来是很普通的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又变得特别的复杂了。因为它就是跟这个工商业，跟这个掺和在一起，您知道我最后慢慢明白这件事儿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是一个若有意若无意，社会各方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一场共谋，它是一个共谋。

你比方说你说这个粉丝难道真的就不知道说他也是个男的，他也得谈恋爱，他明白，但是你知道，这有时候两方面都有关系。比方说因为你塑造了这么一个清纯的一个花美男，一个少男的一个形象，我多希望你生活里也是那样，我梦中情人那样，不跟别的女孩谈恋爱的样子。

于是，作为这个明星的经纪人，或者他这个娱乐工业的本身，他会觉得，咱们尽量要遮掩他的其他方面的，这种情爱方面的新闻，就多让他以这种清纯形象出现，不是大家都好吗？然后慢慢发现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钱就来了，广告就来了，各种各样的都来了。

于是你看就有意识的向这个方向去打造，所以到最后为什么说一崩塌很可怕，而且一崩塌之后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谁都觉得冤，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共谋的结果，就是说你作为那些明星，他怎么想。

蒋方舟：我也是个人呢。

窦文涛：我也是个人，但是这粉丝也有理，你是个人，你好多场合你干嘛显得你好像是挺干吗似的。

马未都：那我觉得是我们首先。

蒋方舟：但是我觉得是因为，就是您没有被为偶像花过钱，我就是说这个鹿晗，真的，我当时那个鹿晗那个事情，我很无聊，我每天晚上在微博上搜，不把粉丝当人看。

就是因为很多粉丝就抱怨，说我给你花了什么钱，我给你花了什么钱，你的这都是我堆出来的，但是你这样去伤害我的情感，你谈恋爱你就不应该说怎么样，所以我觉得花过钱的，没花过钱的，只是心态不一样。

马未都：是两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是你的艺术作品，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艺人，当然也有不是艺人的人设崩塌，艺人中他的作品，比如一部电影，你去看这个电影是我买票的，那我可以任意的评判这个电影，简单的评判就是值与不值，我这电影亏了不值，我就不该看，然后我就发泄说几句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

第二个事是，你现在这个人设深入到生活里以后，他就把你的整个生活部分看成一个大电影，就你刚才说的消费观。

窦文涛：行为艺术。

马未都：对，你所有的一切，我都认为你是在表演当中，那么可能有伤害情感的这个过程，但这个过程我又觉得，这个我们不低估所有的网友，就是所有的社会的旁观者，就是他看得出看不出是一回事。就是我看得出你是真是假，是一回事，我能不能表达是另外一回事，道理很容易懂。

你比如我失恋了，你来劝我，算了这个事人生这个那个，这个道理都懂，但你挡不住我痛苦。

窦文涛：是。

马未都：这个事情就出现了嘛，这些人我想他也知道，年轻人，当然有些人我也不是太理解，就是过度的，过度包括我们生活中也有，就失恋以后非要跳楼的跳河的，这我就不理解，你犯不上，对吧？

从网友的这个角度上讲，就是她刚才说了，现在你刚才说的共谋的结果是利益。那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利益，那么它就开始崩塌，对吧？他就觉得我给你花钱了，我天天的，什么你一出书我就买，你一演电影我就看，你那歌我听的我自个儿都不想听了，我还努着听。

突然，你变成这样一个模样，你跟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的谈恋爱，你还没事告诉我，那你就是伤害我了吧，对吧？现在就不能告诉对吧？

蒋方舟：我宁愿你瞒着我，就是跟这个夫妻关系就一样，你别告诉我。

马未都：对，就很多老婆就是这种态度。

窦文涛：要骗你就骗我一辈子。

马未都：那我们这粉丝，就这一类粉丝是很少的一部分吗？不可能是很多的一部分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是大部分，我觉得对尤其是现在当这个人设。

马未都；那他们内心太脆弱了。

马家辉：我是觉得不能低估粉丝，因为我觉得说，语言真的是贬值，语言很好玩。最近特别几年，一方面高度的膨胀，什么都叫灾难，公关灾难，其实有时候公关安排的一点点的落差，有失手，然后记者在香港媒体说公关灾难什么，然后崩溃，真的崩溃吗？

用去年那个男歌手不是出了一些事吗？跟那个女生，好像广告上面是损失了两个了，可是其他广告可以保住，然后之后他新歌一出来，点击率什么什么还是很高。

所以那个我们假如不低估粉丝了，他们没有那么脆弱了，他消费期待，用我刚刚说的消费期待，我期待到消费的满足，有落空了，有落差了。他骂一骂，骂的时候，甚至所谓的伤心也是快感，也是过瘾的，骂骂骂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讲的有道理，其实就是粉丝也是各种各样的类型，他也不是同一个动机。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学习这个社会，我长了很多见识，比方说我过去，马爷，我以为这个偶像崇拜或者粉一个人，这是某种宗教心理是吧？

就是说我要崇拜一个神，他要这个高高在上，我以为总有这个需要，人有这个心理需要，后来我发现到了现代社会，真的是刚才这个方舟讲的一样，它不仅有供给侧的改革，现在越来越是一个买方市场，需求侧的。

你知道那天我看见一派的粉丝，他们讲的您就没想到还有这种，他就是说我粉一个偶像，实际是养一个宠物，养宠物心理。你比如说，你明白吗？他们就说。

蒋方舟：云吸猫一样。

窦文涛：比如说他们粉一个人，我就觉得这个心理变化太有意思了。他说实际上这个明星，他首先在戏里演了一个所谓老干部形象，什么叫老干部？这也是现在的一种人设，就是喜欢跟人讲讲人生。

蒋方舟：喜欢写毛笔字。

窦文涛：喜欢写毛笔字，显得自己那个很有水平，她说后来有一天这个明星也许在这个微博上他露馅了，但是这个粉丝就说，即便到这个时候我还是爱他。为什么？她说其实我粉他，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跌跌撞撞在成长中的一个人。

我伴随着他一起成长，我看着他有时候有点生涩，有时候也出点丑。但是我的心寄托在他身上，一步步看着他成熟起来，可是她说从什么时候我就有点变了，就是我后来突然发现，他开始教育粉丝了。

就是说你们应该怎么样生活，你们应该怎么样着，你们应该怎么怎么着，她说这个时候我就有点脱粉儿了，就是说你明白吗？就是说我粉你。

蒋方舟：是养成系的这种。

窦文涛：对，是养成系，你看马爷听的。

马未都：我们这么大岁数是谁养成的呢？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她不是她不见得都是把你当神，而是说我可能是一个逐渐看着一个养成一个伴侣，养成一个偶像，分享你的成长过程。同时我也在成长，你要真拿自个儿当神了，你要真拿自个儿当教授了，那反倒我的这个动机就消散了。

蒋方舟：对啊，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消费力最强的，应该是所谓的妈妈粉还是什么粉，因为我是跟一个tfboys 的一个成员互粉，然后我就好得意，就以后写在那个墓志铭上，互粉，然后就有很多很多这个他的粉丝来跟我留言，这个我们家宝宝因为关注了你的微博，你能不能多发一些正能量的，然后多发一些怎么样。

然后我们家宝宝要坐飞机了，然后你就是什么给他多穿点衣服，就不是给他多穿点衣服。就是这个你有渠道的话，让他多穿点衣服什么的，就是他是以一个这种把他当成一个小孩来看，然后这样慢慢的成长。

所以我觉得，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危险，就刚刚马家辉老师说这个粉丝好像没有那么傻，他这个他自己幻灭了之后，他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来。

但我觉得当这个人设它变成一个需求端的时候，你就变成说这个人人设崩塌了，这个老干部人设崩塌了，我再粉下一个老干部人设的，就是他会这种是人设是层出不穷的，这个崩塌就崩塌了，这个偶像不再是一个说独一性了。

马家辉：那方舟刚说的现象蛮好玩的，什么那些你说妈妈群，妈妈粉，阿姨粉。

马家辉：她让我恍然大悟，因为我的微博一百多万粉丝，有一半是少女，那另外一半是少女的妈，就看我那个写了什么。

窦文涛：对，家辉的人设在香港 就是师奶杀手。

蒋方舟：哦~

马家辉：不是，她们我不是。

蒋方舟：文坛梁朝伟，是吗？

马家辉：不是，现在是文坛吴孟达了，我从金城武变成北野武的路很漫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说回来说，他们不是粉我，她们是监控我怎么样跟她们的女儿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是纯女粉丝的妈妈。

马未都：那你这好，你那粉丝都是双份的了。

马家辉：对啊，双份，那监控力很大，我稍微写句不正经的，那妈妈粉就私信我了。

窦文涛：马爷，你知道吗？也有好多女士就是粉马爷，经常碰见我说，你能不能介绍我跟马爷认识，我是他的粉，马爷他对这个成年女性他那个挤眉弄眼的有点，真的有点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他刚说我在想。

窦文涛：我在想我的粉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什么人都有。

马家辉：嫉妒，嫉妒心理。

马未都：什么人都有，就我还真没有一个群落，就是说是学生还是中年人，还是老年人。

窦文涛：马匪。

马未都：就是我这个。

蒋方舟：你有女友粉吗？

马未都：没有。

窦文涛：什么叫女友粉？

马未都：我又老友粉。

蒋方舟：比如说就是妈妈粉，就是我把我自己带入到妈妈的角色，阿姨粉我把自己带入到阿姨的角色，女友粉就是我把自己带人到女友的角色。

马未都：她们是个团体吗？

蒋方舟：不是。

窦文涛：马爷，你是哪一级组织。

马未都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她们是个团体吗？她们有组织吗？

马未都：对，我老觉得，她们的头是谁，你比如说妈妈粉，她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族群是吧？她们之间。

蒋方舟：就妈妈粉就是你多穿件衣服，女友粉就是你少穿件衣服，就是这么，对你的态度不一样的。

马未都：我这个不太，我比较迟钝，就是有时候网上有人给你留言干什么？我有时候如果太现在的话，我可能听不懂。就刚才她说什么加件衣服我就没听懂。

马家辉：那少点衣服呢？

蒋方舟：妈妈粉就是说，你冻着了，穿件衣服，多穿件衣服是妈妈的心态。女友粉就是你穿少一点，露点肉什么的，就是粉不同的，把自己带入到不同的角色。

马未都：那我明白了，我这里这种都有，各种都有。

窦文涛：都有。

马未都：比如我。

窦文涛：你肯定是妈妈粉，每天穿这么多。

马未都：你比如我这个脚崴了，脚崴了一下子呢，我无聊，脚一崴了就在床上待着，我就那两天我就比较喜欢跟微博互动，然后我就把我这脚一崴，好几百万人都知道了，然后问候的会很多，那这都属于那种妈妈粉是吧？然后每个问候我的人。

窦文涛：我给你揉揉。都

马未都：有个别人这么说，但你说这说这话的都不真心，你说她隔着，她怎么给我揉揉，那么这个心理其实是从心理上讲，我们就是换过来了，我不站在粉丝那边，站在自己那边是吧？我觉得有时候他会很温暖，就是因为你跟这人根本不认得你，也不知道这个人究竟在哪，他的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，但是他会有一些有一句真挚的问候。

我们生活中其实有时候，他的温暖和感动都是来自于无端的，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人家发一个视频，我看他抢救动物，我就特别感动，我觉得这种事如果我在，我也会努力的去做，去抢救，我在看那个北欧国家有一匹那个驯鹿掉在冰窟窿里，所有人都扑过去，因为它出不来了，把冰凿开，怎么把它一个一个拽上来，然后呢，按理说这事儿离我们好像远的不能再远了，但是我依然会受感动。

我们今天被社会感动的很多时候，并不是你最亲近的人，而是那些你素昧平生的人，素昧平生的这一部分人的很多不经意的行为，就是一句问候，你比如说我身边的人问候我，那我觉得都该问候。

马家辉：理所当然。

马未都：因为我脚确实崴得很重，每个人都见我，都问我好点没有什么的，但是那些跟我没关系的人问候一句呢，那么你这种社会的温暖呢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。

马家辉：而且马爷您要注意一点。

窦文涛：您说的就是这个社会开始群落化。

马未都：对，我站在这头，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粉丝的这个情况，我站在这头，我其实很愿意给每个人回复一声谢谢，但是就确实回复不过来了到最后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马爷我说我的经验是说，不仅卖方有人设，粉丝也有。比方说我有时候也受伤，也有妈妈粉一堆。

马未都：你哪儿受伤了，你这还跟着拼呢。

马家辉：加衣服什么这个那个，而且那些好像都是少女，然后我说很年轻貌美，然后我进去搜一下，看一下，原来是妈妈，或者说七八十岁老太太，她们也有人设，因为粉丝她用那个网络还有社交平台的操作，她自己过着另外一个生活。

那你不小心，以为你在跟一个少女来替你按脚，原来敲门叮当，开门是一个大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粉丝也有人设，我们也要尊重的粉丝的人设。

窦文涛：其实我就感觉就说是虽然不断的有新词儿，但是都是人类的老问题，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看很多，比如说世界名著，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人格就过去我们很景仰的一种人，就是所谓很孤觉的人。

就是这个人就可以孤立于世界之上，你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爱因斯坦，就爱因斯坦甚至都到了哪种程度，就他老婆就没法弄，就是他必须得每天有一段时间，谁都不能骚扰他，我得自个儿呆着，甚至于说这个假期我到一个湖上，到一个船上过，老有人在身边超过，可能超过几个钟头，他就受不了。

就是所谓一种特别独立的人，后来我慢慢明白到，像这样的人实际是极少数。

马未都：因为我跟爱因斯坦很像。

窦文涛：很像吧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窦文涛：但是这往往是极少数就真的独立之人格，自由之思想。

马未都：那我没那么复杂。

蒋方舟：他不需要别人的这个关注，不需要别人的合作，就是说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你比如说庄子对吧？但是我就是说大部分人，实际人类还是个群体动物，就需要找组织，这个组织，你像咱们年轻的时候，那是真的有组织。

马未都：就是有。

窦文涛：但是今天的这个互联网社会，你发现没有，他自组织，不同兴趣的不同爱好的，它这个里边儿互相取暖。而且你看就像跟平行宇宙一样，你比如说鹿晗的粉，他是一个世界，另外的谁的粉，他又是一个世界。

在这个世界其实你去看，现实世界里的一切，在这个世界里也都有，你比如说有脾气暴躁的粉丝，有这个骂脏话的粉丝，但也有那种行侠仗义的粉丝，也有那种理性正义的非常干吗的粉丝。

就是其实你在这里边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，而且你会发现真的是这个自组织，你比如说过去他们讲就像你讲的，去年说有个男偶像出了点什么这个事儿，对吧？过去讲危机公关都是经纪人的事，公司的事，现在粉丝自己维护的，现在就一个粉丝，他自己跟给自己粉的这个偶像进行危机公关，能够达到哗一下子就跟帖几百万，就是说他好话对吧？

当然具体细节我闹不清这技术，就是这个微博发什么，那个微博发什么，给他消除影响，给他申辩，给他怎么样，还有的影响消除，像是为了一个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的这种这种感觉，遇到危机了，我们遇到危机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把它扭转过来。

马家辉：要请这个偶像小心这种非常激烈的粉丝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。

蒋方舟：就是它会反噬的，就是你经营的这个人设，你收了在这个人设之下收了多少好处，多少人他因为喜欢你，替你花钱，然后你有一天就是要接受同样东西的反噬，就是它一定会反噬过来。

马家辉：我们别忘记这种情况的经典例子，是约翰·列侬被枪杀，约翰·列侬。

蒋方舟：你变了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他就是人设崩溃，他这个小胖子是怎样杀他，那个小胖子是什么粉丝，他是那个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那样的小说，就觉得自己被误解，就等于是说年轻人，人生失败组的人，很委屈什么什么。

可是他很粉约翰·列侬， 一直粉，那直到哪一天，他突然决定要杀他，这是人设崩溃，他看到一个好像《The New Yorker》还是什么样的杂志访问他，然后居然说他原来约翰·列侬什么在美国西岸有个别墅，然后在纽约什么长岛那边又有一个几百万的别墅，还有一艘游艇，然后还经常带着老婆女朋友到处飞。

他说我一直听你的歌，你的歌词里面不是说，抛开一切，放开归零的这个吗？他是说人设崩溃，然后他之后从那个小说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抓住最重要的关键字，就虚伪，假话。然后那样就拿着一本书，拿着一把枪就去杀他了。

杀完抓去法院告他，他说我不用说什么，我所有要说的事情都在书里面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，我要约翰·列侬怎么可以是有游艇的人呢？怎么可以是有别墅的人？他不是教我归零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最极端的人设崩溃的出现的情况。所以马爷小心。

马未都：我很理解他这个事，就是我们首先，是因为有这种互动型的网络，我就在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改变，就是被粉丝们在改变着自己，我现在特别学会，包括你，你是最典型的，就是讨好。

窦文涛：讨好型人格。

马未都：对，讨好，我本来是一个不讨好的人，就是我不大会，就是我就是这样，你喜欢不喜欢都是这样。但我现在觉得我会讨好，就是我为什么要讨好呢？我是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来问我一句话，我尽可能的有机会去回答他们。

他刚才讲的那个对我都是很有启发的，就是什么妈妈粉，什么还有那个女友粉，脱一件衣服叫女友粉。

窦文涛：加一件衣服叫妈妈粉，脱一件衣服叫女友粉。

马未都：女友粉，这个我觉得女友粉，还是很贴心的，就是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了。

马家辉：都是男人假装的，真的，我刚刚不是说了我的经验，我看太多了，这女的不错，结果就是一个湖北大汉子。

窦文涛：有可能的，当然有可能，文涛的邻居。

马未都：他这个说法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突然说，我说我这个最贴心的女友居然是一个男的，都是假装的。

马家辉：那人设崩溃啊对我来说。

马未都：这个不一定是，对，崩溃就崩溃，但这个是少数。

窦文涛：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么说，就是说这个现在咱们进入，我觉得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就是界限混淆的时代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窦文涛：我现在对这个事就说良心话，可能我老了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想法没有什么难的，就很简单，就是说什么呢？

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高山流水有知音，但是你看我不能不受到今天这个社会的影响，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坦率说我都会担心我要不要讲这个话，我要讲这个话会不会有些我的观众和粉丝一笑，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冷漠。

那我以后不看你节目了，我会有这种担心，我真的就会，因为这个，但是实际上在咱们年轻的时候，一切本来对我们来说很简单，对吧？您就是靠您的作品，您演好了戏，我们就买您的票，就说你演戏演的好，生活里你是谁跟我没关系，对吗？

但是你要学习新到来的这个世界，就是你会发现已经从戏里到了戏外了，甚至我都觉得我都没有什么资格去评价这叫好还叫不好，也许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你比如说很多人，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偶像的这种需要，你像马爷刚才讲的，我同意您刚才讲一点心理需要，我甚至就觉得有点像谈恋爱，叫你情我愿。

但是呢他又没签合约，你比如说这事要是像法治社会，咱说咱鹿晗签一合同，我绝对不能谈恋爱，这也行。

蒋方舟：但是你挣我钱关键是，如果是纯谈恋爱也无所谓，但你挣我钱，我觉得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，我必须把我这个角色扮演好。

窦文涛：可是你知道吗？这就像是玩暧昧，这就像玩暧昧，就是说我穿个高领毛衣是显得挺禁欲，可是我也没说过我不找女朋友，你明白吗？但是你又不能不承认，就是我作为他的某些粉丝，我也可以说你们娱乐工业，都是一方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骗子，你知道吗？

你是没明说，可是你比如说你当年香港有些叫玉女，咱们站在玉女那一边也替她委屈，她确实没在哪儿亲口说过，我不会跟男朋友怎么样，可是她演的角色，她出现的那个样子，她从来就确实给我们这个幻觉，好像你就不该你就不该有这些事。

那你说这玩意是不是有点像谈恋爱，到最后不好了之后那个抱怨，你当初怎么着，你就让我有这个理解。那那个人说我当初也不是这意思，可是在喜欢他的时候，你看你既然喜欢我这样，那我就往这样演一演，对吧？你也这样高兴，俩人就特别好，但毕竟是演的，有一天我要现原型了，这对儿小情侣就往往闹掰了。

你知道方舟现在建立了一个人设，是从我们圆周派建立的，你当时说这个话我就觉得好奇怪，后来没想到还真成了你的人设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在节目上说我小时候老在地上捡东西吃，然后这个后来有一个粉丝就是见到我，他就开始在地上撒花生米。我说你干嘛？他说你不是老爱从地上捡东西吃吗。

所以我的人设就变成这个爱在地上捡东西吃，然后也有这种男友粉，就觉得好可怜，老给我寄东西吃什么的。所以这个人设就不是我刻意经营出来的，它就是这个读者或者什么，他观众他自己脑补出来了，他把你这部分他有共鸣的部分无限放大，他给脑补出来。

所以我这是我没有刻意经营，但他就成了我的人设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就刻意经营，这每次都录节目，开始在地上捡东西吃，那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你说谈恋爱这个还不一样。

就是说要一部分是，我觉得那种主动去经营某种人设，他意识到我在骗你，这种我觉得挺讨厌的，我觉得他人设崩塌也是活该，我真的觉得活该。但如果是他像约翰·列侬这样，他其实没有意识经营一种我很清贫的人设，但是粉丝的幻想破灭了，那我就觉得他。

窦文涛：那就像单相思，就是人家没想勾引你，但是你自己把他当成了投射的对象了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窦文涛：这玩意也挺冤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所有这是人设崩塌是分冤和不冤的两种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，马爷，这里边我就觉得咱一直记得当年有挺著名的故事吗，就是在延安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给那个军队，那个时候很多战士都是农民出身，他也没看过什么戏。

对这个阶级敌人充满深仇大恨，这是真事。

就是当年演这个白毛女，因为白毛女里边有个恶霸叫黄世仁，你知道吗？就看的这个小战士，这农民出身的小战士非常气愤，站起来拿着举着枪就要打。这就是你看，他觉得那是，他觉得那是真的，这是纯真的，这是淳朴天真的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窦文涛：可是同样的这种心理到了今天，他我老觉得你说是真不明白，还是我就一厢情愿了。

马未都：他就是真不明白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是一厢情愿。

窦文涛：马爷，你说你能理解，一个大学生，我看见谁，哪个帅哥在电影里塑造一个角色，我就觉得他生活里最好也这样。

马未都：自我先麻醉，刚才我想说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说我们过去的，你先说人设，这个首先是为艺术作品而设计的一个词汇。

过去的艺术作品中，人最怕的是定性，就是你这个人演什么。比如你就得演这个贤妻良母，你就是演一个反面特务，就这人永远演不成正面，那么最好的演员，过去我们都赋予一个非常好的称号，就比如这人是千面人，变色龙，这是最好的演员，演什么都可以。

现在这种最好的演员没了，为什么没了呢？就因为各种人设给。

窦文涛：批量生产。

马未都：因为你往别处去，人家不认可，你一个，比如你过去是演一好人，你怎么突然演一坏人呢？所有人都不接受，连你自己都怕，因为你后面有个严重的后果，过去没有这个后果。因为你是一个演员，你在八一厂，你在北影，你在长影，您就是拿一份工资，你演电影也不多挣钱。

那呢这片子，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有能力的演员，你愿意尝试各种角色，对吧？那么这时候他没有利益，那他就愿意去尝试，今天如果有巨大的利益，大家都不愿意去尝试这件事。我凭什么要使我的人设崩塌以后，变成另外一个模样呢，我又不多挣钱。所以你发现今天的这种，特别能够有能力的演员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罕见。

蒋方舟：因为他经营人设就够了，就像好像去年我看到说这个景甜，就说她的人设就老不红了，老不红，后来她拍了一个洗脸的视频，就卸妆洗脸一下子就红了，转发量好多，一下子就红了。

马未都：那她不能天天以后，就是给大家看洗脸吗？

蒋方舟：但是，意思就说，你这个苦心经营角色，还不如我就是展示一个我耿直的人设，我来钱又快，我干嘛还费那么多功夫，就是这个经营人设他对这个所谓的偶像的要求的时间、精力和才华的成本是很低的。这个来钱也是巨大的，那当然大家愿意选择去经营人设，而不是去经营角色了。

马家辉：那我是觉得什么洗脸也好，在地上捡东西吃也好，那个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人设，人设就是说你刚才也讲，有些是冤，有些不冤，你被人家这样认定是别人的事，跟你无关。

可是人设的真正的定义是说，我就是回到市场经营来说，刚刚说定位，定了之后整个包装，整个操作，他要代表的价值观，他要代表的意义，代表的行为的习惯，那个才叫人设，我很难理解什么叫洗把脸突然红了。

蒋方舟：对，大家觉得好可爱，你跟我洗脸洗的一样。

马家辉；那是新闻话题，那是新闻热点，我对人设的要求可能时间更要延长一点，她以后可能出来了就代表我可爱系的，我不拘小节的，我可以把我事无不可对人言，那个部分才叫人设，才是真的可以操作的。

不然的话，它就变成说一个新闻话题，一个热点，那完全不理解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问题在于什么，就是我也不敢说这个话，有时候我说了，我也怕我又掉粉什么，就是实际我早就想问这个话，方舟就是说你看，我身边有很多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，我有不太理解，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她们的这个脑子里全是明星呢？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我现在觉得明星是一种语言，是他们。

你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说起李连杰，或者说起谁，我觉得那是离我很远的人，可是今天我听她们聊天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小S就是用这种化妆品，昨天晚上小S喝醉了，在微博里就说，最近这事就得这么弄，我觉得小s是你姐姐吗？就是你明白吗？我觉得她们的脑子里是一个各种各样明星构成的。

蒋方舟：就是一个拟态的一个这个世界是吧？

窦文涛：这个就是脑子里都是这些，她谈论人生也好，她谈论自己也好，她谈论她该穿什么衣服也好，她谈论什么，我觉得要不就我就算老帮菜了，就是我每天都很自私我觉得，我每天90%想的都是我自己，我说你们怎么就全是这个。

马未都：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媒体时代到来，改变了人的所有的生活状态，我就是认为这一次革命是非常厉害的。它是信息加智能的一个叠加革命，那么它会影响到很多人，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你看到的新闻，它不是说你最关心的才是头条吗？它实际上是根据你的过去点击的癖好，然后你老看到的是这些东西。

那么就换句话说，你愿意到我这儿吃甜食，我回都给你甜食吃，你未必是健康的。你应该知道一些，就是在你应该你已知的这部分以外的东西，这个媒体时代的这次到来，导致我们的过去的这种艺术的表演现象，变得就越来越近距离化。

就刚才她举的这个例子，洗脸，过去你看有一个她说这个，我一下就想起来有一个京剧演员，他叫傅希如，傅希如他在后台唱，就是连化妆，连这个准备，唱那个京剧穿林海。对，就那一段儿，打虎上山的前一段，这个后台是过去人都看不到的，结果人拍下来，他最红的视频是这一段，所以一下很多人就通过这个视频对他就有重新的认知。

那么那就是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媒体时代，那个就是人拿手机随手录的，不是一个特别为你创造的一个情节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那天就是我碰见一个孩子，现在这有一路孩子，甚至连歌星都不粉了，他们玩音乐节你知道吗？就是有那个DJ打碟的，他们崇拜DJ也是崇拜的，跟偶像一样。

后来他们说他们不一样，他说你看那个歌星演唱会，我们都是万众瞩目，就看着这个歌星像神一样在唱歌，他说你注意到没？他说DJ打碟下面跳舞，每个人都是自己开心的，他是自我为中心的，虽然是一群人在一块儿，所以他还说特有意思，他说这个他说你看我到外国参加这个音乐节，这个人跳舞的这个姿势，都是各种各样的各具形态的。

他说他上一次上海举行了一个青年音乐节，他说你看那上海那个音乐节，那个底下都是一个姿势，他们甚至还学那个口音，伸伸手啊伸伸手，全是如林这样一个动作。

所以你看这还是跟这个个性化和群体那种从众心理，我不是，我通过这个举例子，我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现在的人他变成其实消费明星了，就过去真的是很崇拜，现在就慢慢的你觉得台上的和台下的，至少大家拉平了，所以甚至于平视你的生活。

所以你比如说，甚至咱们说我们也有这个，比如说家庭矛盾，我们也有这个出轨的问题，但是咱怎么聊呢？那明星家里出的这事，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。

马未都：对，就是过去的小社会扩大化了，过去的小社会，你比如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，小社会过去最讨厌的人就那种长舌妇，这单位给谁出了一个事，说的每个人都知道了。那今天无非就是一个扩大化了，因为你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媒体，所以你再说小单位这事有点不过瘾了。

所以一定要说大家都知道某个明星，你明星的社会地位越高，你的知名度越广，你一旦出事，你的这个压力也是最大的，因为所有人都在说这个事，我们现在就是最广泛的新闻，往往都是这类的。

马家辉：而且里面也有快乐的地方，不仅在于说，还在于看。

窦文涛：还在于乐。

马家辉：这边出了事，不仅我说他我过瘾，我看方舟怎么样说他，然后看你怎么样反驳方舟，我还可以在他底下评论，就感觉跟他直接的产生了对话。

马家辉：所以我觉得说粉丝一方面看明星，也可能以前看明星，现在看演员。另外我还是觉得不要低估粉丝的弹性，比方说我突然想到看足球，在香港，在英国看足球，我们都追球队球员，然后有一群人粉谁呢？你知道吗？球证。

窦文涛：裁判。

马家辉：裁判，哪个裁判好，那个哨子吹起来都好听，好像贝多芬的音乐，这样子。像我以前看NBA，我就粉那些拉拉队，哪个拉拉队最漂亮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就说明现在的这个粉丝现象，它其实也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，自由选择在这个市场上对吧？我按照我的兴趣。

蒋方舟：它还是一个买方市场，就变成一个买方市场。

窦文涛：对，最后今天的结论就是买方市场，但是方舟我最后我问你一个作家，我有时候想，你觉得所有的这一切是不是源出于孤独和寂寞呢？人的一个根本处境呢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是这个人，对，人孤独和寂寞，和人解决孤独和寂寞的这个途径变得越来越多了，我觉得过去其实没有那么多。但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发明都是让人更容易不寂寞一点，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怪象。

但我觉得本初还是人在这个社会当中，他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的，他找不到群体，现在找到群体的方式越来越多了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我不需要找群体。

马未都：你也得需要，因为我们都不在，你就瞎了。

窦文涛：没有没有，我可以两个礼拜不下楼，我就觉得挺好。

马家辉：因为你楼上有人。

蒋方舟：你这种在这个怎么样年轻人的话语属于叫现充。

马未都：没听懂吧。

蒋方舟：现充就是现实生活很充实，你不需要这个虚拟社会，二次元，宅文化，游戏。明星，你什么都不需要，因为你一个现充。

马家辉：简单来说，心灵强大。

马未都：我以为是手机没电，现充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我整天自己在家里就是充电的，但是充好了之后，我决定不当现充，当总攻。我要总攻，杀出去，谢谢。

END